

马海轶:

当时光之河倒流时

也许我过于相信,还有千万个平淡的日子在后面,所以才这样浪费自己的生命:整天不写一首诗,不读一首诗,和一些狡黠的人谈论无聊的话题。要是我知道,再过一个月灿烂的秋天,我就会死去。那么,我一定会用剩下的全部生命来阅读和写作,我将在阳光蒸腾而上、雨露悄然而下的时光中,重新界定自己的精神和世俗世界,因为我明白,我的生命之河不会流多久。

中国古人说过:“人是百代之过客”。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学说中,人也很难成为主人,主宰自己的青春、劳动和命运。这既是人的悲剧,也是人奋斗的起点。我喜欢那些和生命中的荒谬作不懈斗争的人,而更多的人在生命的大转折面前逃逸了,他们唉声叹气,怨天尤人,甘于平庸,最终被“生活”所欺骗;为数不少的人坚持下去了,但时过境迁,他们却忘记了为寻找幸福,双手怎样劳动,灵魂怎样思索和渴望,只有极少数的人记住了这一切,而且将它们上升抽象成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共同的宝贵经验。他们既有能力展望,也有能力回顾,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衔接的可靠环节,并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阐释现实和历史的重任。

夜辽阔深远,万籁俱寂,我比平素更明晰地洞察生命流逝的历程。人一旦生下来就注定终究要告别世界,因此绝望和告别感充满了人类的时时刻刻;在感到幸福的片刻,我们也感到悲凉,悲凉源于我愿幸福长驻的奢望;而诗歌和艺术只是灵魂的独白。我们通过的告别之路,实际上是说服自己的道路,通过诗歌艺术,我们不断自新,获得平静和成熟。借助诗歌的力量,我们必能永远拒绝生命和灵魂中的诸多不允许。

存在先于也大于人生,脆弱的生命无法承载死亡的重荷,从事诗歌的劳动是生命超越存在和死亡的有力方式。我逐渐建立并得到巩固的信念是:真正的人生充满抗争,劳动和思念填补了漫长旅途中的寂寥空虚,构成幸福的因素里,成功并不十分重要,所有的欢乐都在过程中。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在两方面,有许多在公众看来是成功了的人并不幸福,有许多深感幸福的人尚未取得一般意义上的成功,幸福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如果不进一步演绎,这样的叙述极容易陷入说教的俗套,但当我们用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来验证普遍的真理并丝毫不爽时,我们便会感到自己的思考是空前的深刻。

生命的欢乐来自抒情,因为真理本身并不体现情感。真理的追求者历尽艰辛,终于看见曙光时常常感到巨大的幸福。所有的事件都具有理性实体和抒情外壳两部分,前者产生力量,后者产生欢乐,因此,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应当说是深入前者,最后到达后者,它使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匆忙赶路而忘记四面观望或沉思,能清楚看见自己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是有意义的。

自己是更严厉的教员,在能够自律的人那里,一直存在一个理想主义的“我”,它不顾生命的局限,不断提出新的要求,现实的“我”则一直在向精神王国中的君王滔滔倾

诉,深深忏悔,不断的辩白或悄然盟誓。是否存在现实的“我”和理想中的“我”比肩而立,融二为一的可能?在顷刻间,两者共同参与到为幸福而进行的抗争中来,和谐而美丽。这是一种人无法达到的可能。于是我们塑造了至真的神、至善的佛、至美的仙,而人们却对于神、佛、仙的欢乐所知甚少,可以说,至美不美。

我们经常看到,道路上的人穿越滚滚红尘时,是那样的手足无措,那样的力不从心,那样的易受伤害。所以我希望能永远居住在自己的生活里,那样,我就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回忆,过去时代里的阳光笑语、月夜歌声、爱情和忧伤会一往无前穿过尘世的烟笼雾罩,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灵魂里。那一刻,我会觉出自己拥有生活的幸运、幸福和庄严,我必能获得身心和创造的自由。因此,我愿做一个后面的人,生活的舞台虽然足够大,但还是挤得不可开交。我希望自己能隐匿在兄弟姐妹、朋友甚至敌人的后面。有一天,倘若失去了生活的全部时,我愿隐匿在自己的诗行后面,在那里,我才有可能对善良、公正、宽容和博大做更深刻的理解。

当时光之河倒流时,大多数人都将痛悔不已。当时间的弦突然断裂时,刹那间,千万年前射出的箭都会飞回来,我们每个人都将无法躲避,于是像童话中的稻草人,在箭簇的中心疼痛。



【作者简介】

马海轶,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,当代诗人。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,有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发表在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美文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读者》《新大陆》等国内外汉语文学报刊,入选《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》《新世纪诗典》《读诗》《诗歌EMS周刊》等百余种国内文学选本和中央电视台《电视诗歌散文》《中华长歌行》;主要作品有诗集《秘密的季节》、散文集《西北偏北的海拔》、文学评论集《旁观》等。

向北,一直向着北方

我相信,子夜就是时间的中心。在宗教、野蛮人外,我这样的坚信显出必然的偏激。可这一切实在都无关紧要——无论时间是怎样的箭簇,怎样地向前奔驰;怎样地劫波渡尽,但它最终要回到子夜,围绕着那坚实的核心旋转并从子夜出发,和我们每个人建立起新的更加亲切的联系,对我们产生新的意义。十年的战争结束了,奥德修斯踏上了归程;更长久的百年战争不是也结束了吗?人类在毁灭中一边包扎伤口,一边建造自己的巴别塔。

我相信,作为一粒尘末,一个信使,一个信心,我也围绕着子夜旋转,太阳的光芒引导我到达远点。在眩目的光芒中,我看不见自己,因为苦痛和失败,因为势利,荣誉和琐屑,我在那了无挂碍的地方无法久待,我思念着故乡,思念着自己,我跟随智慧的奥德修斯,我

们在穿越中世纪漫长的干涸河床时,得到了一个慰藉——半人半神的战士堂·吉珂德行立于黑暗时代迷宫的出口处,他的手臂指示着人们:向北、向北、一直向着北方。

在这样的旋转中,我要多少次地遗忘自己——曾经流淌过汗液的脉管,曾经涌动过秋水的江河,顿时一派静寂,顿时失去了热量、能量和欲望,甚至听不见回忆的呢喃。彻底的遗忘是报复,也是蔑视——盛年的柯勒律治在一场名垂千古的睡梦醒后,仍徘徊在忽必烈汗的宫殿前,在艺术面前,报复和蔑视也失去了意义,我将更加干燥、质朴,比一束清理过的柴禾都要抽象。我不再附丽于什么,比如风,即使轻轻的风;比如雨,即使戴望舒诗歌的雨;比如光,温暖明亮如《诗经》和《圣经》的字里行间泻下的光。

剩下无多了。在子夜的黑暗里,我还有什么?一双眼睛,一颗与之相依为命的心灵。

眼睛是可怜的顾城发现的,那个幼稚的孩子,经常做梦,“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,这多么像梦的呓语啊!藉此,我也看见了,我也领会了,我重新醒了,获得了冷暖自知的感觉,在深深的黑夜中,我看见了自已,找回了自己并倾听了呐喊,申辩和自我陈述。心灵抽芽了,开花了,思想的果实指日可待,在人生的沧桑中,阿里盖利·但丁和沃尔夫冈·歌德始终守护着这不同寻常的成长,他们一个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之夜受难,一个在狂飙突进的德意志阳光里沉思,是的,《神曲》给人类生的预言,死的安排,而《浮士德》给人类生的启示,是的,要改变沉重、忧愁、贫困和愤怒的我,这一切足够了。

子夜的确是时间的中心,在它广大明亮的眸子里,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,而且轻而易举,就能返朴归真。

未知生,焉知死

无为在歧路,体弱又多病。雨季变得漫长,脚步显得蹒跚。滞留在阴暗、低湿和郁闷中,心跳隐隐,出现医学术上说的“垂死感”或者“死亡的恐慌”。死亡与任何东西不同,死亡比任何东西坚硬。它随随便便就扯断了所有的联系,并在瞬间湮没一个人的世界。

关于死亡之后,关于地狱天堂,关于来生,有许多道听途说和标榜严肃的讨论。但尚没有死者带着那边的可靠消息从彼岸返回人间,死亡对于我,还是一个秘密。死亡对于人类,也还是一个秘密。无所不能的科学似乎还不能完全揭开它神秘的面纱。但从乡村到城市、从达官贵人到草民百姓,死亡太自然和普遍了,死亡不可置疑。也只有死亡,才配给予生命以永恒的警示。

E·云格尔是对死亡有所警觉的人之一。他说:“询问死,意味着询问生,死使已度过的生永恒”。时光回溯到两千年前,季路问孔子关于生死的事情,子曰: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。不知道生命的真谛,就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真谛。东西方的思想者虽然是从两个向度切入,但都切中了生死相依这个肯綮。

对死亡的每一次质询,都有可能对生命和爱的回忆、展望和眷念。一旦获得直面死亡

的勇气,同时就获得了从容生活、善待生命的可

能。如此这般,我们能否为生命的庄严和体面做出承诺:有一天,当死亡的河流横在面前时,不会惊慌,而是脱去鞋袜,涉水而去。消逝在对岸的树林边缘。

人总是要死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选择死得其所的道路,就是选择人的生命之道。西尔维娅·普拉斯说:“死是一门艺术,诗人的死实际上等于诗人的再生”。她把死亡作为自己艺术的构成部分。不要随便评论,说她的诗歌另类,实际上她的诗歌更接近本质。

生命是有限的,死亡是无尽的。生命仅是一段旅程,死亡接着继续向前,死亡更漫长。死亡界定了生命的边界,也证实了生命的真实性。当我们意识到死亡的无上权威时,我们就有可能意识到生命的有限,就再也无权轻佻地面对不能重复的生命。“人身难得,是万古一瞬的因缘,错过了,没有人能承担这份过失”(弘一法师语)。死亡的无情和严峻增加了生命的价值,也使诗歌由牧歌转向挽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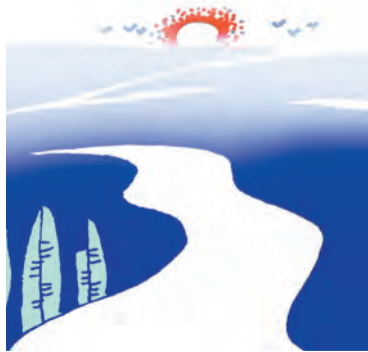
死亡凸现了生命。死亡筛选和保存了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。我们也曾打扫过,也曾分门别类整理过生命中的杂草。但这是消费生命,因为在整理的同时产生新的杂草。只有死亡做得更为彻底干净,而且不会产生新的垃圾。所以在一位农人去世多年之后,我依稀听到他刘麦的声响。刘麦的声响,是所有农人本色的歌唱;所以在一位工人去世多年之后,我听到的是铁锤敲在铁砧上的声音;一位写作者去世多年之后,我听到的是手指落在键盘上的声音……舍此之外,没有其他声音,世界一片安然的静

谧。但是威廉·福克纳所说:“人的不朽,不只是因为他在万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衰竭的声音,而因为是他有灵魂,有使人类能够同情、牺牲忍耐的灵魂”。哦,按照福克纳的断言,我还要沿着唯一的声音,找寻并确认灵魂。

死亡凸现了这个灵魂。无论死亡是一种诱惑,还是一种威胁,它都提醒我们关注灵魂:在肉体的生命之外之后,我们还有什么?还有什么证明“我就是我”?凡高致提奥的信里有这样的话:“亲爱的兄弟,我在生活里和艺术里没有那亲爱的上帝也能过得去,但我作为受苦难的人,我不能缺一件比我强的事物,它是我真正的生命,它就是创造的力量”。这创造的力量是否就是灵魂发出的?是否就是灵魂本身?

与生相比较,死亡或许是一个更广大的胸怀。这不仅是因为所有的生都归结到那里,而且它因为死亡,我们才有了真正急促、努力和光彩灿烂的生命,我们才有了历史,有了未来,才懂得了生的价值。

维克多·雨果在遗嘱中写道:“我即将闭上我世俗的双眼,但我心灵上的眼睛将永远睁着,而且比任何时候睁得更大。”他将“死亡”看成是世俗向心灵的过渡。贝多芬这样谈论死亡:“死把我们永劫的苦难中拯救出来”。死在这里成为使人超脱生之苦恼的唯一方法。弘一法师在弥留之际写了“悲欣交集”四个字。我很难说清大师“悲”的内容,但“欣”肯定是他即将获得的自由;毛泽东将“视死如归”解释为“人把死看成是回到本来状态中去”。因此,“死亡”在哲学的诠释中,远比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还要丰富饱满。



黄河
青年作家作品选刊